摄提、太岁及其他

周秉高

（本刊编辑部，内蒙古 包头市 014030）

摘　要：摄提是《史记·天官书》所载“东宫”角宿之旁一组星体（六星）的本名，岁星、岁阴、太阴、太岁等名称是古代星占家们纪年时在六壬栻盘推演过程中用以指代摄提星的不同称呼，名虽有异，但所指相同。

关键词：天文；星占；纪年；六壬栻盘；摄提；太岁

中图分类号：P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40（2008）04－0036－03

拙文《摄提考》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有的肯定，有的质疑。对肯定者，笔者感谢；有质疑者，笔者高兴，因为学术上不同观点的相互切磋乃至争论，往往会使学术更加进步。如，一位读者同意拙文关于《离骚》“摄提是星名而非纪岁”的基本观点，但认为拙文“用《大唐开元占经》所引甘氏《星经》：摄提格之岁，摄提在寅”得出的“摄提”是“太岁”数名之一，似乎并不可靠”，其论据是：如果“‘太岁’与‘岁星’也是同一星体，那么《史记·天官书》：摄提格岁，太岁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就讲不通了。”这位读者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人们阅读、研讨古代天文资料时普遍遇到的一些难题，如能解决，对于促进古代天文学的研究大有益处，因此，很有探讨的必要。

秦汉天文资料，传世的不多，且一般都较难读懂，原因是秦汉之际的星占家们观测、记载天文现象的方法、手段，很多已经失传，故今人对古籍所载，有的颇难理解，有的只好猜测、假想。如那位读者所引《史记·天官书》的那句话，倘若不了解太史公所述实际情况，即使“摄提”与“太岁”是毫无关系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又怎么能“讲得通”呢？虽然王力先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经写道：

> 岁星由西向东运行，和人们所熟悉的十二辰的方向和顺序正好相反，所以岁星纪年法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起来并不方便，为此，古代天文占星家便设想出一个假岁星叫做太岁，让它和真岁星“背道而驰”，这样就和十二辰的方向顺序相一致，并用它来纪年。[9]P801

这也就是说，《史记·天官书》所载“岁阴”是假的，“岁星”才似乎是真的。但若问彼假“岁星”是如何在广袤的大地上与浩淼天宇中的真岁星“背道而驰”的呢？这又显得十分玄奥，实际还是个“讲不通”。

随着地下文物的不断发掘出土，此类难题已有可能破解。1972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了一件东汉六壬栻盘[5]，1977年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又出土了汉初的三件天文仪器：二十八宿圆盘、六壬栻盘、太乙九宫占盘[6]。六壬栻盘的形状是：上下两盘重叠，上盘圆形，被称为天盘；下盘方形，被称为地盘，二者象征天圆地方；天盘与地盘之间用轴相连迭加在一起，可以互相转动。天盘小，地盘大；且不同栻盘，直径、厚度、大小也不一样；栻天盘和地盘上均阴刻有篆书小字，刻有北斗星座、十二月次、二十八宿以及天干地支等符号。不少史料证明，六壬栻盘是古代星占家们常用的一种天文仪器，如，《周礼·春官·大史》记载“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郑司农注曰“大出师，则太史主抱式以知天时”[8]P818。“式”即指六壬栻盘；“天时”即指天文。《史记·日者列传》记载汉初一位“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的卜者司马季主，其语有曰“……分策定卦，旋式正棋，然后言天地之利害”，唐人“索隐”曰：“式，即栻也。旋，转也。栻之形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则转天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3]P3215－P3218《唐六典》卷十四亦记载，这种仪器的作用之三，是用于记算历法。

研究这种古代的天文仪器，人们再回头看《天官书》中的记载，就能慢慢读懂了。所谓“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所谓“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3]P1313等等，原来都是指在六壬栻盘上的推演之法。《天官书》完整地记录了六壬栻盘记算历法的过程[3]P1313－1317，可列表如下：

岁　名	岁阴的位置	岁星的位置
摄提格	寅	丑
单　阏	卯	子
执　除	辰	亥
大荒骆	巳	戌
敦　牂	午	酉
叶　洽	未	申
涒　滩	申	未
作　鄂	酉	午

收稿日期：2008－09－20

作者简介：周秉高（1945－）男，江苏海门人，本刊主编、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有《风骚论集》、《新编楚辞索引》、《楚辞解析》和《楚辞原物》等多部专著及70多篇论文。

阏　茂	戌	巳
大渊献	亥	辰
困　敦	子	卯
赤奋若	丑	寅

笔者曾经按文献所示制作过一个简易的上下盘均有十二地支的“栻盘”模型(见图示),地盘左行,天盘右转,得出的结论竟然与《史记·天官书》的上述结论完全吻合!笔者这才似乎真正看懂了司马迁原文的意思。

栻盘示意图

研究六壬栻盘,不仅能看懂《史记·天官书》,而且其他一些天文资料也能变得容易理解了。如《周礼·春官·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句下注曰:“岁,谓太岁。”唐人对此疏曰:太岁在地,与天上岁星相应而行。岁星为阳,人之所见,右行于天,一岁称一辰,十二岁一小周。太岁为阴,人所不睹,左行于地,一与岁星跳辰年岁同,故举岁星以表太岁。[8]P818这段疏文,过去读后,还真的以为岁星在天上右行,太岁在地上左行,但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太岁”究竟是怎样在大地上“左行”的呢?因此,只能苟同王力先生的“设想”之说而又似懂非懂。现在对照六壬栻盘,才知古代星占家们将对天象的长期观测结果,浓缩在一个小小的栻盘之上,“天”指天盘,“地”指地盘,一切都清楚了。又如,王力先生曾云:“古人把黄道附近一周天分为十二等分”,分别命名为十二次、十二支等等[9]P800。然而,宇宙浩瀚,无边无垠,古人在没有十分精密仪器的情况下又是用什么法子将如此浩瀚的天体划分成“十二等分”的呢?这曾经是一个使不少人感到迷惑的问题。现在读到了考古工作者关于六壬栻盘的记述,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十二等分”也好,“十二地支”、“十二月次”(阜阳盘)、“十二神将”(甘肃盘)也罢,并非古人真的在浩淼无垠的天宇上或广袤无际的大地上作切割或划分,而是根据长期观测、记载的结果,在小小的栻盘之上做出相应的标记并进行推演。“摄提”与“岁阴”、“太岁”、“岁星”诸名称的关系,放到六壬栻盘上考察,自然也就清楚了。

古人讲到“摄提”、“岁阴”、“太阴”、“太岁”等等名词,往往是出现在纪年法中。太史公的纪年方法是:一般先述六壬栻盘推演情况,如“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次讲原因,即述天象:“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监德。……”又如,“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这是叙述栻盘推演情况,其后讲述天象:“以(按:‘因为’之意)二月与婺女、虚、危晨出,曰降入。……”[3]P1313其他十岁所载全与此同。太史公在叙述这十二岁天地盘推演情况时,未有一次用到“摄提”一词,但在最后总结时点出了“岁星”与“摄提”的关系:“岁星,一曰摄提,……”。

《淮南子·天文训》对当时纪年法的记载与《天官书》基本相同,只是有周历与夏历之别。值得一提的是,《天文训》将《天官书》所称的“岁阴”改称为“太阴”,并指出了“太阴”与“岁星”的关系,其曰:

太阴在寅,岁名曰摄提格,其雄为岁星。[48]P48

原来,“太阴”为雌,“岁星”为雄,一阴一阳,上下相对,正好与六壬栻盘的设计相符,或者说,“太阴”和“岁星”是天宇中的摄提星在栻盘上下两盘上的不同代称。

《尔雅·释天》所载纪年法与《史记》《淮南》相同,其曰:

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在卯曰单阏……[1]P2608

《尔雅》将“岁阴”、“太阴”改称为“太岁”。

由《史记》、《淮南子》和《尔雅》等古籍所载,人们可以明白:“摄提”是本名,因为《天官书》表述十分清楚:

大角者,天王帝廷。其两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摄提。摄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时节,故曰“摄提格”。[3]P1297

而岁星、岁阴、太阴、太岁、重华、应星、纪星、经星等等名称,是古代星占家们纪年时在六壬栻盘推演过程中用以指代摄提星的的不同称呼,名虽有异,但所指相同。

正因如此,战国《星经》载曰:“摄提格之岁,摄提在寅,岁星在丑。”[10]P16

正因如此,东汉高诱注云:“岁星,在寅(其名)曰摄提。”[2]P337

此二例与上述《史记》、《淮南》、《尔雅》所载相对照,足以证明:“摄提”与“太岁”、“太阴”、“岁阴”等名称在当时完全可以通用!

古代天文学家们为了纪年,在当时科学尚未十分发达的情况下,用“六壬栻盘”这种仪器来观测、记载天文现象,年代不同,地域不同,目的不同,占者不同,对“摄提”的称呼也就不同,根本不可能象现代科学那样规范、划一,这是可以想见的事情。再以六壬栻盘上所刻的文字说,1972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出土的,与1977年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相比,大致相似,但有差异,而它们与《淮南子·天文训》上所载的天象文字[2]P52又有细微差别。这点足以证明,秦汉之际的天文学,尚非现代意义上的十分严谨划一的科学,所以当时人们对于“摄提”的称呼之混乱,今人应该予以理解。拙文《摄提考》对此已作充分说明。

讨论古代天文资料,就一定要联系上述实际情况,决不能用当代的科学观念去苛求古人,尤其不能对古代文献资料采取“各取所需”的错误态度,凡是同自己观点相符的,就肯定;反之,便一口否定。如,甘德、石申是战国著名的星占家,《史记》载之凿凿。甘公《天文星占》八卷和石公《天文》八卷均已亡佚,“但唐《开元占经》多有辑录,多半不是伪托”,而我发现,有的朋友只是因为《星经》“摄提格之岁,摄提在

寅，岁星在丑”的记载与自己的观点相左，所以居然敢说，《星经》“把‘太岁’误记为‘摄提’”了。还如，众所周知，高诱为东汉著名注家，成果颇丰，他在为《淮南子》作注时明明白白地注曰：“岁星，在寅（其名）曰摄提。”（详见拙文《摄提考》）这条注释显然又与“摄提”与“太岁”无关的观点尖锐对立，所以有人便硬要注上加注曰：“其本义可能是‘摄提’即‘岁星’”，言外之意，是高诱“误注”了。这种做法，怎么能叫人认同呢？战国《星经》所载和东汉高诱所注，基本相同，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摄提”与“太岁”等名称之间某种联系的共同认知，这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不以今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此，究竟是古人“误记”、“误注”还是今人误会、误解，难道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

至于有的朋友说：

> 把“太岁”改换为“摄提（岁星）”后，岁名将全部改变：“摄提（岁星）在寅曰赤奋若……”

这种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此说的理论依据是王力先生提出的“岁星纪年法”，这就出现了两个问题：第一，王力先生十分慎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岁星纪年法”的同时就加注曰：

> 有人认为《左传》《国语》里的岁星纪年法出自刘歆伪托，并不反映当时的实际天象。[9]P800

也就是说，所谓的“岁星纪年法”在学术界尚非定论，不可奉为圭臬。第二，即使这种“纪年法”并非刘歆伪托，但与西汉前期的《淮南子》、《史记》和《尔雅》等天文典籍所载纪年法全不相同，且《天文训》《天官书》和《尔雅》中根本没有一字提到这种“纪年法”，因此，怎么能将两种完全不同的“纪年法”混为一谈，张冠李戴呢？

厘清上述问题，对于更好地阅读、研讨古代天文资料，似乎不无益处。

参考文献

（1）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刘安，淮南子（天文训、修务训）／诸子集成[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3）司马迁，史记（天官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班固，汉书（律历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磨嘴子三座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12

（6）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等，阜阳双古堆汝阴侯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8，8

（7）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1

（8）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

（9）王力，古代汉语（下册第一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

（10）游国恩，离骚纂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上接第42页）例如希腊东正教的教长所在地便是设在叙利亚，希腊天主教社团的中心在叙利亚和埃及。[2][P.30]黎巴嫩的德鲁兹派则希望能和叙利亚的德鲁兹人联合以增强自身在国内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时至今日，尽管黎巴嫩各派在国外的盟友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在外寻求帮助的传统依然没有改变。

这种多元性和离心性推动了教派分权制的发展，而教派分权制又促使国内各个弱势教派为了提高自身应享受的权益，极力强调自身的宗教属性，进而加剧了多元性和离心性，最终陷入了恶性循环。由此看来，黎巴嫩要整合国家政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综上所述，黎巴嫩虽然早在1926年便依照法国模式实行了议会民主制，但由于参加选举的主体是宗教教派而非现代政党，从而陷入了议会民主选举不断细化，离实现现代政党政治渐行渐远的窘境。黎巴嫩的特殊国情决定了其政治制度的特异，从而也对其现代民族国家的整合和社会政治经济的稳定乃至中东地区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注　释]

①直到2003年，在美国国防部关于黎巴嫩国情的研究结果中，黎巴嫩国内政治仍是被这样的。具体参考：Rolland John C, Lebanon: current issues and background, Hauppauge, NY: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3, pp. 7－9.

参考文献

（1）王新刚著. 中东国家通史——黎巴嫩和叙利亚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年8月.

（2）Abul－Husn Latif, The Lebanese Conflict: looking inward,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3）Rolland John C, Lebanon: current issues and background, Hauppauge, NY: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3,

Abstract: Political System in Lebanon is unique because of its profound foundations. First, molding of independent nation are lame, which are results of French colonial reign and scarcity of Lebanese national recognition. Secondly, the peoples, races and religions in Lebanon are so various and centrifugal. These foundations lead to political system in Lebanon today. Though many statesmen try to improve existing system, the system has been deficient.

Key words: Lebanon; political system; national recognition